

張笑宇 以技術視角 提煉物種規律

1987年出生的張笑宇是山東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世界觀察研究院研究員，兼任寬資本產業研究顧問、騰訊騰雲智庫成員。

張笑宇說，在德國留學時，在和身邊朋友一起參加讀書會時，了解到很多生物學、計算機、物理學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令他開始對自己原本的專業視角有了「疑惑」。過去哲學家思考問題都是有基本框架的，比如人有自由意志，靈魂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東西，但最新的一些科研成果卻讓他對這些底層理論開始產生動搖。「有疑惑，就去發問，就去尋找答案。」張笑宇說，這就是他寫作本書的一個基本思路，也是他對學問的一個基本態度，「我是很誠實的，不懂就是不懂，就去發問。」

正如萬聖書園創始人劉蘇里對他的評價：真誠發問，學無用之用，以達一通百通。張笑宇也說，他是邊想邊寫，「這是我寫作上的坦誠。」而隨着寫作的不斷進展，張笑宇也漸漸鎖定了下來，開始重新連接世界，重新連接自己。

在《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一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發問」以及「解答」。比如：如何看待技術型制度與信念型制度間的差異？為什麼說火槍的發明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命運和歷史走向？鐵路的發明跟政府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機槍的發明如何讓20世紀世界格局重新洗牌？核武器的發明如何改變「國家工廠」的模型？人與機器之間的邊界是什麼？如何理解當下中國製造與世界的關係？為什麼說在技術型社會中，人人平等，但技術專家卻比其他更「平等」，這是進入技術社會必然發生的事情？……

張笑宇在書中以技術驅動力為視角，從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篩選出14個關鍵歷史時刻，洞察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命運走向。「我選擇的是

那些我個人認為最關鍵的歷史時刻，期望以小見大，講述每個時刻節點背後的魔鬼細節是如何具體而細微地影響了宏大歷史的走向。」

在張笑宇看來，技術如同一道地平線，每增高一分，人類文明的途徑就被改變一分。如今，技術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從未想過的運行規模和層面，世界正在發生緩慢而堅定的轉變，無論是古代的偉大思想家，還是近代的啟蒙運動先驅者，從未有過人明確告訴我們如何組織社會，如何與技術的力量共存，一切只能由我們自己摸索。」

不做技術奴隸

有人問，張笑宇的觀點是換了種說法的「技術決定論」嗎？張笑宇給出的答案是：不做技術的奴隸。

張笑宇說，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真的在與「技術」打交道嗎？「不了解技術的人，其權利必然會受限，利益也將被剝奪。」正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說道的，主人讓奴隸去掌握工具，生產財富供主人享受，最終結果一定是奴隸憑藉工具變主人，而主人反倒變奴隸。

如何不做技術的奴隸？張笑宇的答案是，要學會「跨域」。「跨域能力的核心是認識技術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的能力。」

張笑宇說，任何領域，隨着技術的發展，一定會有90%的工作流程被技術取代，「這裏的90%是約數，也是一個假設，不是實際量化水平。」而剩下的10%就是與人有關的工作，「要麼連接技術與人，要麼連接人與人。」

「連接技術與人，就意味着『跨域』」。張笑宇在書中寫道，「跨域」並不是要把一項技術賣給什麼人，而是要發現，某項技術能夠為什麼領域帶來價值，「要實現這一點，既要了解這項技術能夠實現什麼，又要了解它所施展的領域，它真正的需求在哪裏，市場規模是怎樣的，能夠取得多大的替代效應。」

鄭州松社書店「牛年第一講」這次邀請到的是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他的文明三部曲首部《技術與文明：我們的時代和未來》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張笑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寫這三部曲的緣起在於，當他接觸越來越多的跨界、跨學科研究成果時，越來越惶恐自己的專業——思想史，「過去人類慣常的觀察視角，要麼是以具體的個人在具體時空的活動為出發點，要麼是試圖從歷史發展脈絡中提煉某個主義或歷史規律。」張笑宇覺得，是時候重置我們的觀察視角了，「更有意義的視角不是提煉歷史規律，而是提煉物種規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規律遠超於歷史學家們熟悉的帝王將相史、文明史或思想史。」為此，張笑宇選擇了以技術為主角來重新觀察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張笑宇《技術與文明》



張笑宇在松社書店分享新書

「在技術飛速更替的年代，眼光只局限在本身的專業領域是件很危險的事情。」張笑宇建議，「如果你不是技術性人才，不妨借鑒一下社會科學的視角；如果你更擅長人文社科領域，不妨試着關心下技術上的『硬變量』。」

為技術注入靈魂

張笑宇主張採取一種「匯流」的思維模型來理解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想像兩條巨大的河流，它們各自由不同的支流彙集而成，其中一條是科技，另一條是社會。」現實社會中，兩條大河是交織漫漶的，河水彼此沖刷覆蓋，以至於很難判斷清楚底下的河床走向。

對他來說，技術與社會的交匯並不一定是線性關係，它更接近於一種耦合關係，而耦合狀態與特定條件下兩河靠近處的「河床」有多低，關係就更密切。所謂「河床」有多低，指的是社會具備怎樣的條件讓技術能夠得到廣泛應用，或者技術能夠通過怎樣的進步可以在

某個社會解決廣泛存在的問題。

張笑宇反覆強調，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類這一物種的生物屬性，但反過來人類也可以賦予技術以靈魂。他以馬丁路德為例，指出，如果不是馬丁路德，而是教會利用活字印刷術不斷生產沒有靈魂的贖罪券和宣傳手冊，新教革命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而遑論隨後的歷史變革。

「馬丁路德這樣的人才才是真正值得我們癡迷的人，他了解並且能夠調動我們這個物種的局限性與脆弱性，以技術的力量為之灌注靈魂。」為此，張笑宇反思我們如今的時代，迎來的技術變革種類之多、頻率之高、密度之大，遠勝於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時代，為什麼我們還沒有遇到劃時代的思想突破？為什麼沒有誕生移動互聯網和自媒體時代的盧梭、伏爾泰和狄德羅？

究其原因，張笑宇說其中之一或許是少有人關注如何利用技術「真正」提升人類的靈魂，而只是「一切都是流量至上。」

唯一的玫瑰

作者：妙莉葉·芭貝里
出版：周周出版



《刺蝟的優雅》作者最新作品，一則關於體驗生活的療癒故事。紅髮法國女子玫瑰從未見過父親，她鬱鬱寡歡的母親偶爾會提及她父親的事，她的外婆則是絕口不提。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通來自日本的電話：她父親過世了，她必須親身前往日本聽取遺囑。玫瑰沒有多想便來到京都，並落榻於父親故居，在父親友人的照看下周為期一周的旅程。溫婉傳統、打理父親生前起居的佐世子對玫瑰呵護備至，滿足她的一切需求，包容她所有孩子氣的舉動。寡言的司機寬渡負責載她參觀京都，雖然他總是保持着距離，卻總能讓人感受到他的善意與關懷。一再再遇的英國老太太蓓特·史考特，總是說着令人費解的話語，她究竟有何用意？謎樣的跛腳比利時男子保羅，與她聊着關於她父親的種種，帶她認識父親的舊識，兩人在朝夕相處之下，逐漸生出情愫……在禪風庭園的一沙一石、一花一樹的環繞之中，在和食與日本人們的撫慰之下，玫瑰逐漸卸下渾身的尖刺，拋卻過往禁錮的自我，重新感受到愛與生命的喜悅、蛻變、綻放。

簡訊

《三毛：沙漠的新娘》中國首映 「三十年，三毛」年度紀念活動開啟



紀錄片放映是「三十年，三毛」年度紀念活動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韋蘿蘭 上海報道）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塞萬提斯學院在中國首映了紀錄片《三毛：沙漠的新娘》。該影片由瑪塔·阿里巴斯和安娜·佩雷斯·德拉斯·富恩特執導，講述了亞洲最知名、最傳奇的女作家之一——三毛的一生。塞萬提斯學院上海和北京的中心在電影放映後，還與遠在西班牙的電影製作人進行了連線對談。

擁有豐富人生經歷的三毛，是永不疲倦的旅行者，更被視為女性解放的象徵。她在著作中講述了遙遠的土地、跨文化的愛情和情感自由。這些文字不僅成為中國和西班牙語國家之間的「橋樑」，也展示了全新的女性生存方式。

1967年，24歲的三毛來到馬德里學習西班牙語。從那時起，她的人生就與這門語言開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1973年，三毛與荷西·馬利安·葛羅結婚，他們搬去了撒哈拉沙漠生活，在那時，撒哈拉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穿梭於沙漠和撒哈拉原住民之間，三毛在台北的一家報紙上發表了她的第一部紀實文學。她在與撒哈拉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中，向讀者展示了西撒哈拉的去殖民化過程。

1975年末，三毛夫婦離開了北非，搬到了加納利亞島。直到1979年，荷西在一次潛水中意外去世，三毛才決定離開西方，回到台北。當時在中國，她已經是非常有名的暢銷書作者，之後也從未停止過寫作或旅行，直到1991年去世。

今年是作家逝世30周年，《三毛：沙漠的新娘》講述了這個非凡女子的一生。紀錄片從動畫《三毛流浪記》和《小王子》開始，人物的敘述引導着故事的進程，其中穿插着檔案資料與親友訪談，由此重建了一部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傳記。

通過剪輯，紀錄片講述了三毛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在撒哈拉沙漠的逗留、她與荷西的愛情故事、她與婆婆的關係、她的抑鬱、盛名給她帶來的負荷……與此同時，紀錄片還特別聚焦了這位女性作家的獨立精神。「我們想重建三毛所處的世界——她的內心世界，通過流浪兒三毛、小王子、電影《滾滾紅塵》中的影像，令作家的生命能夠得以呈現，」放映結束後導演評論道。

據悉，為了向她致敬，塞萬提斯學院、西班牙國家旅遊局與西班牙拉帕爾馬群島政府攜手在2021年開啟了「三十年，三毛」年度紀念活動，旨在重新審視這位作家的作品和生活如何得以凝聚不同的文化。紀錄片放映是系列紀念活動的重要一環，年度紀念活動已於作家去世紀念日1月4日正式開幕。

開一扇門

——《眾妙之門：六談當代博物館》讀後

新冠疫情蔓延已一年有餘，全球範圍的藝術機構深受影響，如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羅浮宮等著名博物館亦無法倖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博物館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疫情期間全球約9成博物館（約85,000間）暫時關閉，其中近13%的博物館也許再也不會重開。此時展讀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M）副館長沈辰博士的新書《眾妙之門：六談當代博物館》，對於博物館在當下的營運，館內展品的存續以及展覽空間之於社會的意義，別有一番新的體會。

所謂「六談」，即以六個話題鋪排全書，談博物館內策展人（curator）的角色，談展覽與評展，談全球化下博物館的新方向，談歷史與當下的關聯以及藏品之於今時社會的意義。內容豐富，事例和故事眾多，萬變不離其宗，是博物館與人的關聯。博物館看似是為聯繫古今、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實則最終聯通的是人，是不同時空、不同文明、不同社會情懷中的人。

沈辰館長自1997年入職ROM，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這座加拿大乃至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中從事研究和策展工作，促成ROM與北京故宮博

物院以及南京博物院合作「紫垣瓊珍」和「法老·王」等大型展覽，實踐經驗十分豐富。讀罷全書，發覺作者絕不空談理論，也無意以博物館專家及考古學者的身份說教，而是以親切自然的語氣，以眾多親身經歷的事件和案例佐證，娓娓道來，素樸又不失生動。展覽叫好叫座也好，博物館空間與氛圍的營造備受推重也罷，背後從來都是人的努力與執着。尤其讓我印象深刻是書中對於博物館策展人（curator）角色的闡釋和解釋。在作者看來，curator絕不只是負責藏品的研究員，也不只是主持展覽的策展人，更是聯結藏家、館方乃至公眾的橋樑。

沈辰博士在書中將curator形容為「博物館的靈魂」，將其工作內容分為五個方面詳述。研究、策展與公共傳播等職能，我們或不覺陌生，而對於「與博物館捐贈者和家庭培養感情，並保持友好關係」這一點，於我則頗為新鮮。亞洲國家的博物館，通常獲政府大筆資助，而美加和歐洲的博物館，則大多接受私人藏家和慈善家的捐贈。因此，curator絕不只是思考怎樣研究並呈現館內藏品，更要「主動出

擊」，和潛在的捐贈者建立並保持良好關係，頗有些類似時尚圈中買手，不止深諳當下時尚潮流，更要扮演社交達人，在諸多社交場合遊刃有餘。

猶記得經典美劇《老友記》中，在博物館內工作的考古學者羅斯動輒被朋友以「宅男」奚落，可如今，最新學術的宅男或宅女，若仍然將博物館視作不理俗世的「烏托邦」，幻想「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恐怕是天方夜譚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然過去，當眾多博物館紛紛以社交媒體平台的關注和點讚數量暗自較量的時候，當百多年歷史的博物館為吸引年輕一代關注，頻繁邀請網紅前來拍攝vlog或與潮流品牌聯乘的時候，不論館內的行政人員、研究員、公關和導賞人員等，都無法忽視周遭社群的影響，也必然不能輕視「講好故事」的力量。畢竟，展覽做得是否出色，不只是知名報刊及雜誌的藝術評論人筆下的漂亮形容詞，不只是館方的自說自話，更是來自博物館所處社群、來自遠處到訪的遊客以及來自非藝術圈中人的讚賞與好評。誠如作者在書中所

書評

文：李夢



《眾妙之門：六談當代博物館》
作者：沈辰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寫：展覽成功的重要標誌，「就是它是否能夠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給人們的精神帶來開解和滋養。」

疫情期間，眾多博物館紛紛開放線上展廳和高清藏品資源，供全世界公眾免費瀏覽，甚至有博物館一改往日嚴肅面貌，以惡搞名畫名作的方式為身處憂慮焦灼之中的人們帶來一些寬慰和感動，俱是博物館「面向觀眾」的例證。而「面向觀眾」四字說來容易，卻是沈辰眼中二十一世紀博物館從業者理應深思的理念及發展方向。而一切，唯有從推開博物館的那扇門開始，由你，亦由我。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p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在小書店的不期而遇（一）

「文字是知識之源，形塑了一個人生存所需的所有基礎。書本帶人遨遊幻想世界，疲憊時溫療瘡痍，孤獨時化為好友。書店是所有集合這些書，將之交付給世人的場所。」——《串起星星的手》

《串起星星的手》，這是一部小說。它講述鄉下小書店在機緣巧合下加入連鎖書店旗下而得以逃過閉店之危，並在一眾書店愛好者的鼎力相助下死起回生，有望重回昔日的興旺。故事的尾聲描寫鄉村書店繁榮之象和點燈節般的美景，讓讀者感觸至深。作者就是那麼娓娓訴說一個溫暖的故事，但他更想表達的，應該是希望大家能重新思考實體書店的價值。引文是作者對書店價值的闡述，他希望這樣的小地方被好好呵護，讓文字得到彰顯，讓人聯想到，即在煩躁的城市中也有治愈人們不安心靈的捷徑——去小書店讀書。

文：馮華